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总子走到邮筒前，距离恭介还不到一米的距离，恭介就这样看着她的侧脸，等她把信投入邮筒，然后转过身，慢慢地离去了。

那一刻，时间似乎被冰冻住了……

恭介穿上带有旅馆标记的木屐，走上了一条缓坡路。不久，道路前方出现了一个岔路口，其中一条坡度较大的岔路通向一座稍高些的山丘，据说上面有一座古代城堡的旧址。

恭介选择了这条比较陡的岔路。

牵牛花的蔓匍匐在山路旁，时而蜿蜒于树干之间，时而缠绕于突起的岩石，淡紫色的小花三三两两地点缀在绿叶中间。落叶松矗立在倾斜的山坡上，全身被初升的旭日染成绯红色。山间缭绕的雾霭在朝霞的映射下一片一片地消散而去。

清晨的空气真是难以想像的清新，恭介那被酒精麻醉的头脑也似乎清醒了许多。

听说医院的医生在喝醉后，常用吸氧气的办法来解酒，不知是不是真的管用。好像这里的空气就有解酒的功效。

为了证实自己的头已经不痛了，恭介试着把头摇了两三下。

因为久违的老友时隔多年再度重聚，结果很自然地就喝多了。昨夜，大家都睡得很晚，因此当恭介清早出门的时候，旅馆的房间中依然是鼾声雷动。

道路的一边是一条缠绵的小河，河面虽窄可水量却出人意料地丰富。在不远处河面变宽的地方，岸边有一棵弯曲成

“7”字形的老树，枝头伸向水面。树叶在水面形成一片不小的阴影，这正好为小鱼搭建了一个难得的栖息场所，一条一条的小鱼正张着嘴蠢蠢欲动。

恭介睁开眼睛，突然发觉一个白色身影沿着坡路走了下来。仔细看，原来是一位身穿天然羊毛色连衣裙的女人。

说到附近的旅馆，只有恭介他们所住的绿水旅馆一家，所以恭介断定这个穿白连衣裙的人是自己朋友中的某一个。就在恭介迟疑的一瞬间，那人走了过来，恭介终于认出原来是小出总子。恭介停住了脚步。

总子越来越近……

恭介等她走近……

清晨习习的风把远去的记忆又吹了回来，很久以前也曾出现过如此的一幕。

但是，那时是在街上，夕阳暖暖地照在每个人的身上。当时的两人都是那么的年轻，不管恭介还是总子，都有无限的时间向未来延伸着，时间是那样的洁白。

如今，一切都改变了。

总子注意到站在路旁的恭介，匆忙又不失优雅地颔首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像解释什么似的，嘴角露出浅浅的笑。也许总子认为清早一个人出来散步被人看见有点难为情吧。

“出来散步吗？”

“哎，是啊。”

“上面有什么东西吗？”

“没什么，只有一座城堡遗址的石头。”

昨晚的宴席上，众人开怀畅饮、觥筹交错，酒过三巡之

后，相熟的老友围成小圈子欢谈往事。恭介加入了总子所在的那个圈子。总子跪坐着移动双膝凑到恭介身边，问：

“你是从东京赶过来的吧？”

“对呀。”

恭介在一家杂志社工作，而总子的孩子好像有志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。因此总子又问了他有关工作方面的问题，“你是杂志记者，都做些什么工作呀？”而喝得醉醺醺的恭介似乎回答得也很不清楚。

想到这，恭介问：“你的孩子正在念大学吧？”

“是啊，大学二年级了。”

总子有黑黑的眼眸，长长的睫毛，看人时那种不躲闪、不胆怯的眼神，明显保留着少女时代的印象。这一点恭介昨晚就已经注意到了。

“你也住在东京吧。”

“我住在町田，在郊区乡下。”

“不过，最近那里发展得也很好啊。”

“可是如果和东京的闹市区相比，就……”

话在这里停住了，总子也停住脚步凝望着平静的水面。那样子像是在等待着恭介说些什么，不过这也许只是恭介自己的想法而已。

“在我心里有一个埋藏了很久的疑问，这次能见到你，我想一定得向你请教。”恭介有些羞怯地微微一笑。恭介并不是为了问这个问题才专程来参加老同学聚会的，但是如果能见到总子一定要问个明白，这也是恭介本来的想法。

“什么问题，你说。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看到总子有些吃惊的表情，恭介稍微犹豫了一下，但是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，不可能就此打住了。恐怕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

“请不要多心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我只是对人的心理比较感兴趣而已……”恭介的语气中充满了辩解的意味。

“什么……”

“很小的时候,我曾经喜欢过你。”

“啊……”

总子明朗地笑出声来，如果认真对待，就会使双方都陷入尴尬的境地，总子非常理解恭介的心情，似乎也懂得如何应对。那么久以前的往事了，不过如此而已……

“当时我没和任何人提起过……也许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吧，而且还是一见钟情。”

“真不好意思。我记得当时，即使在同一个班级中，男同学和女同学之间也很少说话呀。”

“是啊。而且我和你还不在一个班级……我总是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注视着你，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，我就是想问你这个。”

恭介双手抱在脑后，摆出了一副孩子气的样子等待着回答，时不时还会瞟一眼总子，看她的反应。

三十年前，恭介还在盛冈中学读书，他当时所在的班级是 D 班。昨晚，在盐原温泉的绿水旅馆举行的同学聚会是恭介同年的 C 班的同学。本来恭介是不应该参加的，但是 C 班

组织聚会的学生干部曾经和恭介在同一家出版社工作过，因此劝恭介也来参加聚会，“正好你也要到仙台出差，不如就和我一起参加同学聚会去吧。都三十年了，还分什么 C 班、D 班呀,大家都是同学嘛。”

来到绿水旅馆一看，正如恭介所预料的，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只见过面，却不很熟。不过交谈起来才发现，很多人都是同一所小学的校友，或者儿时同一条街上的玩伴，因此大家都没有什么不融洽的感觉，不久恭介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了。

之所以把同学聚会的地点选择在盐原温泉，而不是盛冈市内，有很多原因。

有人说：“有很多同学都在东京生活，我们选一个东京和盛冈之间的地方吧。”

有人说：“我们应该找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，这样就可以好好地大喝一通了。”

还有人说：“好容易去一次，我想坐又快又舒服的东北新干线列车。”

尤其是最后一个理由，很多女同学都强烈要求，因此，组织聚会的学生干部经过反复斟酌，选择了东京和盛冈之间的一个游览胜地——盐原温泉。

对于恭介来说，这些人在中学毕业后几乎就没有见过了，已经三十年了。如果说到变化，每一个人都变了。有的人头发全白了，有的人已经秃顶。女人们的身上则统统散发着母亲的威严。

但是，人们的本性却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什么巨

大的转变。几杯浊酒下肚，放下在社会上习惯装出的架子，人们的脸上又显出了孩提时代的表情。

“他小时候就是这副德行。”这句话被久别重逢的老友们反复地说着。也许少年时代培养的人格会伴随一个人走完一生的岁月。

当年，在作文大赛中获得金奖的清瘦女生，嫁给了寺庙里的和尚，在餐桌旁的坐姿都透着威严。而喜欢模仿流行歌手的男生，如今成了组织流行乐团巡回演出的经纪人。

总子也是三十年来第一次和大家相聚。在宴席上也没有找到特别熟的人，因此多少显得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。

总子并不是盛冈人，而是初中三年级的时候从东京转学来到盛冈的。她的父母都去世了，来盛冈是投奔伯父的。

但是，恭介了解到这些还是暑假的时候——由于不在一个班级，当初恭介并不知道这些事情，甚至总子刚转学来的时候，他根本就没有觉察到这样一个女孩的存在。

直到有一天，在走廊里第一次看见总子。

——好漂亮的女孩子！——

恭介的心被这个女孩子夺去了，从那以后，恭介总觉得有什么事牵肠挂肚，心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。

——真的那么漂亮吗？——

恭介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，为了确认自己的判断恭介又进行了观察。

——果然那么漂亮！——

恭介激动不已。

直到后来很久，也就是当恭介上了大学甚至当了职员以

后，他还曾经好多次用不同于少年时代的、冷静的心去思考过这个问题：

——她真有那么漂亮吗？——

美丽的事物确实是美丽的，不过每当恭介想起总子时，都会带有乡下孩子第一次看见东京美少女的那种感觉，而把美丽夸大了。

可是事实就是事实，仅从震撼力的强度来说，在恭介以前或者以后的人生中，总子是最美丽的少女。

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当然是在学校度过的，但是，放学后街道也是孩子们玩耍的舞台。恭介在离开学校后也到处寻找着总子的身影，一旦发现，他就会悄悄地投去热烈的目光。

虽然心里期待着对方的回应，但是恭介绝没有勇气从正面看她的眼睛。心想：从这里远远地注视着她已经足够了……一瞬间头脑中燃起的想法是那么的炙热，相比那目光也一定是火辣辣的。就这样鬼使神差地，恭介陷入了纯粹的、痴呆一般的单相思。

在炎热的夏天，为了通风降温，教室靠走廊一边的玻璃窗都会打开一半，而总子的座位就在窗边。

恭介每次从走廊经过的时候，都不会忘记向窗子里面望上几眼。偶尔，总子也会突然转过头来看一下外面。

——难道她感觉到了？——

像我这样整天悄悄地注视着她，被她发觉也并不奇怪。不，被她发觉是必然的，恭介想。

——那么，她会怎么想呢？——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此时的恭介完全陷入了迷茫之中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其实那少女投来的目光，和从食草动物那又圆又大却无神的眼睛中发出的光芒是一样的。表示好感？表示不安？或者只是随便地看一眼？恭介根本无法判断。

如果能和总子说句话就好了，可是自己和她没有任何关系，因为她只是隔壁班的一个女孩子。而且恭介也想不出合适的搭腔话题。

北国的冬天来得特别早，恭介听到了这样一个传闻，说第二学期结束后，总子又要回东京念书了。

在转学前的一两天，总子和同班的一个女生走在教学楼那长长的走廊中，而恭介就在后面不远的地方跟随着，双眼盯着总子的背影。

——想要和总子说句话，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。——

恭介这样想着，却依然没有合适的话题。

和总子在一起的那个女生自己倒是很熟，因此恭介急中生智，不经意间已经喊出了那个女生的名字。

一瞬间，总子比被喊到名字的那个女生更先回过头来，难道她早就知道恭介跟在后面吗？

到了这个时候，恭介还是没有找到和总子搭话的话题。

“你值周结束了吗？”

结果，恭介只问了另外一个女生这样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。

“嗯，结束了。”

总子垂下长长的睫毛，漠然地听着他们的对话。

本来，故事就应该这样结束了。

但是，似乎命运女神对苦涩的单相思产生了某种怜悯。

两天后，恭介站在车站前的邮筒旁，好像是在看自行车……除此之外他就想不起当时的情景了。不过，那天街上的风景却鲜明地留在了恭介的记忆中。

夕阳的余晖暖暖地照在路面上、电线杆上、邮筒上、身上，虽然是冬天，在恭介的印象中却没有一丝寒冷的记忆。当时，车站前的广场还没有整修，广场通往商业街的大路在落日的照射下，呈现出令人伤感的远景。临近岁末，商店开始大甩卖，一队为商店做广告宣传的乐队吹吹打打地过去了，魔术师用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法分发着宣传单，孩子们追在后面看热闹。乐队中单簧管的声音在空中缭绕，久久不散。

人群中突然轻盈地闪现出一个少女的身影。

少女向邮筒这边走来。

——是总子！——

总子手里拿着一封信，横穿马路径直向邮筒走了过来。

对于总子突如其来的出现，恭介一下子乱了阵脚，不知该如何应对。只能茫然地站在原地，呆呆地盯着不断靠近的总子。

总子不可能没有注意到邮筒旁边的人，但是她的脚步并没有受到影响，视线依然淡然如水。

——如果再不开口，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——

恭介的喉咙悸动不已。

总子走到邮筒前，距离恭介还不到一米的距离，恭介就这样看着她的侧脸，等她把信投入邮筒，然后转过身，慢慢

地离去了。

那一刻，时间似乎被冰冻住了。

恭介刚刚还在惊讶与总子的出现，而在另一个瞬间，他已经意识到“完蛋了！”

少女的背影在人海的起伏中闪现了几下，就再也看不见了。西边的天空被落日无情地映红，单簧管的声音像嘲笑一样也乘着微风远去了。

然后就没有下文了。

时隔三十年再次见到总子时，对于恭介来说已经感觉不到当初那种摄人心魄的美丽了。虽然总子确实比周围的女人看上去年轻而且文雅，但并不是惊艳的美丽。

——嗯，果然如此。——

恭介并不吃惊，也不失望，这个结果正如他所预料。

——想必她二十多岁的时候一定很漂亮。——

不管事实是否如此，能够这样自由地想像也是令人非常愉快的事情。因为总子所走的路与恭介的人生道路没有任何交叉点。

昨晚，总子眉宇间的表情流露出了少女时代的某些特征，发现这些细节让恭介开心不已，甚至还产生一种奇妙的难为情的感觉。

总子用清脆的声音讲述着自己毕业后的经历：

“我在东京的女子高中毕业后，就在一家百货商店工作。然后在工作单位找了一个对象就结婚了，过着很平凡的生活。不知大家是否了解，上学时我的家庭环境非常复杂……

父母离开人世，承蒙各地亲戚的收留才得以继续读书，想一想真是很悲惨的境遇呀，不过我也没受什么罪，现在的日子过得虽然平凡也很幸福。儿子上了大学，女儿也正在读高中。”

听了总子的讲述，恭介了解到她悲惨的遭遇，也为当初那个命运多桀的少女能够保持自己的美丽而感到庆幸。

恭介也讲述了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：

“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东京的大学，从大学出来我就来到现在的这家出版社工作，二十多年如一日地从事着杂志的编辑工作。有一个老婆,两个孩子。”

恭介说完坐下后，旁边的总子自言自语似的说了一句：“也在东京吗 ?”她在想什么呢 ？

上高中后，对总子的爱慕之情依然保留在恭介心里的某个地方，他甚至会幻想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在东京喧闹的街头再次邂逅。不过好像命运女神已经给予恭介太多的机会，但是他都没能把握住，也许命运女神已经厌倦了，所以恭介幻想的事情一直没有发生……

由于多年后的同学聚会，而使曾经有旧交的男女再次燃起心中的爱火，从而陷入婚外恋的例子，在恭介编辑的杂志中经常遇见，甚至可以说撰写这样文章的作者还为数不少。但是，恭介对总子的恋慕之意与此截然不同，这一点决不夸张。首先，三十年时间太久，而且本来两个人的关系也不亲密，也可以说完全没有关系，只是恭介一个人的单相思而已。如今占据恭介内心的和当初一样，只是单方面的、强烈的好奇心。

——对于一个少女来说，被那样热情的目光注视着，难道她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吗？——

不，总子肯定多少意识到了一些。那时的总子具有比恭介他们更成熟的大人一般的感情。

—— 如果她意识到了，那么当时她是怎么想的呢？如果我和她搭话，她会有什么反应呢？——

虽然当时没能把握住机会和她认识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恭介也没有什么后悔的心情了。

恭介只是感叹人生道路的错综复杂。如果当时在邮筒旁边，能够主动和她说一句话，也许两个人的人生都会与现在大不一样。关于这样的可能性，恭介想进一步想像下去……人生到处充满了歧路，为了证明当初自己面前存在着不同的道路，恭介想探询一下当年那位少女的内心想法。

早晨的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，仍然沿着山梁的轮廓徘徊，因此，被日光照射到的斜面和阴影中的斜面之间的界限非常鲜明。仔细看去就会发现，山上不同高度的地方，秋色的深浅也是有差别的，山顶上已经悄悄地覆盖了一层灰暗的枯黄之色。

河面上漂浮着几片枯黄或者红色的叶子，那一定是从山顶上漂流下来的。

总子穿着旅馆的木屐，她肯定也是早晨醒来后漫无目的地出来散步的。

——独自一个人出旅馆散步的，好像只有恭介和总子两个人。——

对于无依无靠的少女来说，一切都得靠自己来决定。一旦事到临头，有时甚至会做出非常大胆的举动。由于对总子的生活完全不了解，所以恭介曾经对她的生活进行过各种猜想。

“很小的时候,我曾经喜欢过你。”

恭介的这句话，以事实的重量向对方表达了自己曾经的心意。但对方理解的笑容却似乎在说，并没有那么严重，不过是三十年前的往事而已。坦率地说，这一笑巧妙地使双方都摆脱了尴尬的境地。

“真不好意思。”

总子的这个回答也非常适合这种场合，婉转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

“我总是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注视着你，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，我就是想问你这个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只是想了解一些有关人们的心理……”

总子的笑声又提高了一点。

“我明白。”

这样的反应和回答，卸下了恭介心头的顾虑。

——是啊。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，那才令人奇怪呢。——

看来今天早晨是个美好的早晨。

“希望我冒昧的问题不会给你添麻烦。”

“不会的……我早已忘记了。”

也许美丽的少女早就习惯了被人盯着看。

——可是，她真的有那么美丽吗？——

早晨的总子虽然还没有化妆，但是恭介觉得和昨晚出席宴会的她并没有什么区别。白皙的皮肤，整齐的牙齿，还有那闪烁的眼波，让恭介心中久违的记忆又浮现在脑海中。

但是，恭介还是感觉到某种隔阂。

“那时只顾呆呆地盯着你看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话。我是怎么搞的呀！没有勇气，还有幼稚的自信心作祟。

“啊……”

“如果当时和你说句话就好了……可是当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合适的话题，真是个孩子呀。”

“我感觉你当时说话上气不接下气的。”

“是啊,原来你还记得呀,就是那样的。”

“嗯……还记得一点。”

“如果和你说上一句话，我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……也许我们还会成为好朋友呢……”

“你说你后来来到了东京是吧？”

“是啊,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在东京。”

“我也一直在东京，如果我们在东京遇到了，那就有意思了。”

女人推波助澜地说了一句。

“你还记得最后一天的事吗？”

“最后一天？……你是说……”

“最后见面的那次……”

“没有印象了,是什么时候呢？”

恭介从树上摘下一个风干的果实抛向水面，鱼儿围拢了

过来，嗅了嗅却不吃。

“在车站前的邮筒旁，就在你即将转校的前两天。我就站在邮筒旁边……你是来寄信的。”

“啊,我想起来了,那就是你所说的最后一天吗 ?”

“是的，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。你慢慢地走过来，而我站在邮筒旁边……你注意到我了吧。”

“嗯，中途我就认出是你，但我又不能半路转身回去呀……,,

“当时是不是想：‘这个人很讨厌！’”

“没有，怎么会那么想？……”

总子好像对那天发生的事情还残留着一点印象，恭介变得雄辩起来。

“人生真是有意思，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对很多问题才开始有了透彻的认识。回过头去看看自己走过的道路，就像一张网。其中，只有自己真正走过的路，才被清楚地用又粗又黑的线条标注出来。而其他的道路也不是没有可能，可是我们当时为什么就是没有选择 ?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稍稍一点点的偏差，也许人生就会变得截然不同。这叫做不可思议呢，还是有趣呢……”

“嗯。”

“如果当时站在邮筒旁边的我鼓起勇气和你说句话，也许后来我的人生图案会发生改变。也许我们两个人一起来东京，时而还能见面……”

“是啊。”点头的同时总子把视线移向远方，说道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